論語徵

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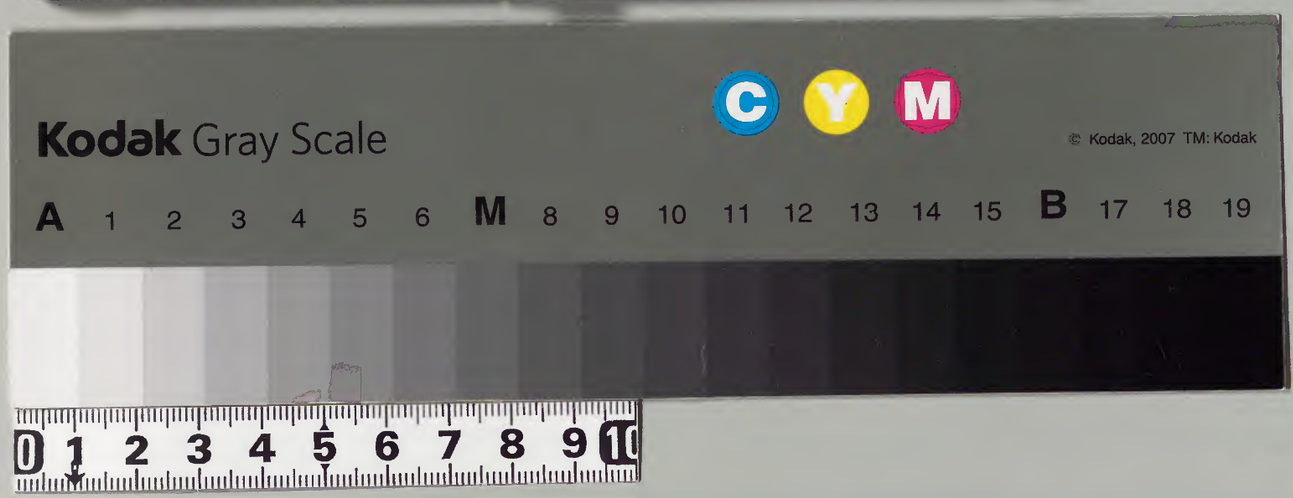
番外之首册

和書門
類 二四四九九號
函 六五
架 一四
冊 一〇

內閣文庫
和書
類 二四四九九號
函 一九
冊 一〇
架 一五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4499
冊數 10(9)
函號 191 201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論語徵壬

日本 物茂卿 著

陽貨章朱註義也禮也欲其稱也不終絕也理之直也言之孫而亦無所訕也仁齋先生曰似則似矣然若聖人之德之大欲言言而論句句而議焉則是欲以昭昭之多而觀天一撮土之多而量地也零碎支離多見其愈鑿而愈遠矣二說或一道也不可執一而廢一焉何則仁齋以不為已甚為之解是信孟子者也孟子亦對伯夷柳下惠云爾若固執其說則天下百孔子矣是不為已甚可以贊孔子而未足以盡

孔子也則所謂昭昭
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雖陽貨猶能為此言三代之
士大夫風流可觀乃先王之詩教也又揚雄謂孔子
敬所不敬詘身以信道龜山謂道外無身身外無道
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朱子采之夫古所
謂道者謂先王之道也孔子雖曰桓魋其如予何然
亦微服過於宋恐文之喪也豈非詘身以伸道邪道
外無身身外無道亦謂其行合於先王之道也其在
孔子固矣孔子之於陽貨豈外道哉所指各異而龜
山不解子雲之言且果其言之是乎則孔子當以孟
子待王驩者待陽貨是孟子耳豈可以論孔子哉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者性質也人之性質初不甚
相遠及所習殊而後賢不肖之相去遂致遼遠也已
孔安國曰君子慎所習得之矣然孔子之心實在勸
學如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
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正與此章相發焉
上即上知下即下愚學知困學乃指常人故習誠有
善惡而孔子之意專謂及學而為君子而後其賢知
才能與鄉人相遠已未嘗以善惡言之也如卜商之
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亦同意亦

不過於韓愈詩所謂欲知學之力賢愚同一初兩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三十骨骼成乃一龍一豬耳後漢黨錮傳引此而曰言者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可見漢儒相傳之說已自孟子有性善之言而儒者論性聚訟萬古遂以為孔子論性之言而不知為勸學之言也蓋孔子沒而老莊興專倡自然而以先王之道為僞故孟子發性善以抗之孟子之學有時乎失孔氏之舊故荀子又發性惡以抗之皆爭宗門者也宋儒不知之以本然氣質斷之殊不知古之言性皆謂性質何本然之有仁齋先生辨之者是矣然仁齋又以為孔子孟子其旨不殊焉其言曰人之性質剛柔昏明雖有不同然而至於其有四端則未嘗不同譬之水焉雖有甘苦清濁之異然其就下則一也故夫子以為相近而孟子專以為性善可謂善解孟子者已然孔子之意不在性而在習孟子則主仁義內外之說豈一哉且孔子以上知下愚不移而孟子則人皆可以為堯舜則孟子亦豈非以理言之邪大氏孟子之言皆與外人爭者豈可合諸孔子哉

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或以為子曰字衍也是原思以

二語相發故連記之豈必一時之言哉它章亦有若是者焉豈可拘哉下愚謂民也下愚之人不能移則以爲民而不升諸士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以學習所不能移也初非惡其愚爲又唯言其愚不可學耳未嘗以善惡言之矣何則以知愚言之而不以賢不肖言之也如程子以自暴自棄論下愚大失孔子之意焉蓋自有孟子性善之說而學者以善惡見之遂曰習有善惡而至於以下愚爲棄紂之徒焉又自孟子好辨而學者率以言語爲教務欲以言語化人一如浮屠至有不可得而化者則以下愚目之矣又其意謂聖人可學而至焉氣質可變而盡以此立說則至此章而窮矣故遂以自暴自棄目下愚其心謂下愚不移非氣質之罪也其心之罪也是皆坐其不知先王之道又不知古之教法故失孔子當時之意耳蓋移云者非移性之謂矣移亦性也不移亦性也故曰上知與下愚不移言其性殊也中人可上可下亦言其性殊也不知者則謂性可得而移焉失性豈可移乎學以養之養而後其材成成則有殊於前是謂之移又謂之變其材之成也性之成也故書曰習與性成非性之移也學者察諸

弦絃古字通用割鷄焉用牛刀蓋微言也子游之宰武城必有急務也而子游不知也禮樂之治徒循常法幾乎迂矣然其事必有不可顯言者故孔子微言爾爾及於子游猶尚弗悟也孔子直戲其前言而不復言其意耳蓋魯公室弱而三家强僭其在當時必有不可得而言者然今不可知其爲指何事爾吳有子游祠則子游亦終有悟於孔子之言遂不終爲魯臣而去歟後世詩學弗傳則人莫知孔子多微言也則以爲驟聞而深喜之辭深味其言豈全無意謂者哉禮樂仁之術也故君子學之則愛人禮達而分定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小人學之則易使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漢時傳授未失其眞者如此焉後人以當然之理爲道遂刪之悲哉

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何晏解也興周道於東方者尊王室以號令天下管仲之事也而抑三家不足道矣後人或執孟子以仁義治邦爲說則何必言周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亦問行仁政也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非謂行此五者卽仁也欲行仁政於天下必行此五者然後仁可得而行也故爲仁與克己復禮

爲仁同義訓爲爲謂者非矣蓋必人不侮焉衆歸焉人信任我焉爲事有功焉使人而人不怨焉而後仁政可得而行也非有此五者則欲行仁政不可得也子張才大故孔子以行仁於天下告之孔子以天下告者惟顏子子張耳師過商不及豈非才大乎所以曰過猶不及者謂各有所長短也傳先王之道千後世則子張不及子夏焉至於子思孟子皆以議論與天下之人爭故動曰天下天下焉後世狃見其言而謂孔子亦爾殊不知孔子之言天下者自有意謂也朱子不知之曰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可謂窘

已

吾豈匏瓜也哉詰來以爲苦匏焦弱倭獨以爲星名得之廣雅曰匏瓠也瓠卽壺盧豈分甜苦詩匏有苦葉其葉苦已豈足以爲苦匏之證乎且所謂繫者如日月星辰繫焉之繫以爲星名則得以爲苦匏則不得也且以苦匏爲喻鄙俚之甚以星爲喻如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三代以上七論士大夫雖閭巷兒女輩能識星緯故時俗有是諺而孔子引之豈不然乎石氏星經史記隋書或曰瓜瓠或曰瓠瓜或曰匏瓜其星近須女須女賤女象

掌果蓏蔬菜事凡星皆以類相從匏瓜乃匏與瓜亦爲蔬蓏總名象以命之已蓋在古言匏瓜當爲二物以爲苦匏則爲一物是後世之言耳故知焦說爲是也焉能繫而不食何晏曰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得之朱子曰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果其言之是乎則孔子之往爲餔餟也仁齋先生曰夫子昔者所言卽君子守身之定法篤信者或能焉然未盡仁也夫聖人之視天下猶己之身視其疾苦猶己之遭焚溺苟有善意以嚮之則豈拒其名也哉若拒而不答則是善自我絕而幾乎棄絕天下矣可謂仁哉夫人生斯世當爲斯世之用若生斯世而無資於斯世則曾草木之不若豈足爲學乎故曰吾豈匏瓜也哉而門人於弗擾佛肹二章皆記其欲往而不記其卒不往者蓋示人以夫子仁天下之心而其不往者不暇論焉有味乎其言之六言六蔽蓋古語也其它如請問其目行五者於天下三樂三友三愆古人以條目教之以條目守之其爲實學可以知已後人輒欲以一槩之論通之不務實故也是蓋其意以一貫爲大小大事自謂使我在孔子時必與聞之而發其所自得一貫之說以

教學者耳豈不妄哉六言之蔽皆在不好學而泰伯篇直之絞勇之亂皆以無禮言之蓋古之學謂詩書禮樂以學先王之道而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則其所以成德者專在禮樂焉故曰禮樂得於身謂之德是以此以不好學彼以無禮其旨一也仁之愚朱子曰若可陷可罔之類得之蓋如子產之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文帝之以笞杖易肉刑是也何則肉刑猶得生乃有死於杖下者豈非愚哉仁齋曰仁者愛人然不學以照之則柔而無斷如婦人之仁是專以學爲知之事以仁爲慈愛可謂不知仁又不知學已

知之蕩朱子曰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得之後儒掃禮樂鬼神而一歸于理亦蕩已大氐知者象天仁者象地故其蔽也如此信之賊謂任俠之輩也說者徒以害道敗事爲解可謂不得其解已剛之狂孔安國曰狂妄抵觸人得之朱子曰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則勇剛一也殊不知六言本言六種德耳德以性殊故有多品然必學以成之然後可以爲德當其未成德則性之所近好之已勇謂其勇往之氣剛謂性不柔順本自不同也仁齋曰六者必待學問而後救偏補弊能成其德此後世議論已殊不知學則納身

於先王陶冶之中矣人苟能納身於先王陶冶之中以養其德則仁知信直勇剛皆成其材足以有用焉不必救其偏補其弊也辟如椎鑿刀鋸各有其用已

詩可以興孔安國曰興引譬連類可以觀鄭玄曰觀風俗之盛衰後漢去前漢未久而孔說非鄭所能及也何況朱子乎大氐詩道性情主諷詠觸類而賦從容以發言非典則旨在微婉繁繁雜雜零零碎碎大小具在左右逢原故其義無窮大非它經之比焉然其用在興與觀已興者從其自取展轉弗已是也觀者默而存之情態在目是也朱註感發志意者觀也

非興也考見得失者僅其是非之見耳安可以盡觀之義乎凡諸政治風俗世運升降人物情態在朝廷可以識閭巷在盛代可以識衰世在君子可以識小人在丈夫可以識媍人在平常可以識變亂天下之事皆萃于我者觀之功也書爲聖賢大訓而禮樂乃德之則苟非詩爲之輔則何以能體諸性情周悉不遺哉及於興以取諸則或正或反或旁或側或全或支或比或類不爲典常觸類以長引而伸之愈出愈新辟如繭之抽緒比諸燧之傅薪取自我者可施天下焉是興之功也禮樂典誥教法不渝若不有詩以

爲之輔則何以能應酬事物變化莫盡哉此詩之用全在是二者也可以羣可以怨皆所以用詩之方也群孔安國曰群居相切磋怨孔安國曰怨刺上政蓋此二者皆以興觀行之無事則群居切磋諷咏相爲則義理無窮默而識之則深契於道此非羣乎有事則主文譎諫或唱酬相承以引之者興也或不言而賦以示之者觀也言者無罪聞者不怒此非怨乎朱註和而不流怨而不怒皆無關乎詩焉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亦皆以興觀群怨行之至於多識乃其緒餘舊註盡之

馬融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爲如向墻而立朱子曰周南召南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正墻面而立言卽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仁齋云二南之詩皆言盛周王化之所及而脩身齊家之事無所不備也苟不讀二南而知先王風化之盛其何以能除我鄙陋之氣而造夫廣大之域故曰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蓋譏夫苟安於目前之小康而不知聖世之大同也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言關雎耳二南何啻脩身齊家之事朱子爲不曉語意矣脩身齊家之

事。豈三南所能盡哉。小康大同。不識措語。仁齋亦失之矣。益書曰。不學墻面。故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者。言其不學耳。古之學。詩書禮樂。而詩禮為先。三南亦為詩之首。故孔子云爾。且君子生於周世。則學周家先王之道。以成其德。得為周家君子。而二南實可以見周先王教化之盛。自家而國。以及天下焉。故周世學問之道。必由斯始已。後世儒者。狃佛老之習。誤謂學以成聖人。而不識學以成當世士君子。故所見皆後世窮措大解。如此章不為二南之為墻面。皆不得其解。妄言云云。可醜之甚。

禮以玉帛云。樂以鐘鼓云。皆其大者也。故此章孔子為人君言之。益先王禮樂之道。施於己則以此成其德。用於人則以此成其俗。先王之所以施不言之教。成無為之化者。專在此焉。然世之人君不識此而徒以悅耳目之具者衆矣。故孔子有此言也。馬鄭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是此章所主在人君。故此解得之。朱子以敬和言。程子以序和言。皆其家學。徒言其理而遺其事焉。且敬序和。豈足以盡禮樂之理哉。至於程子云。盜賊亦有禮樂。眞亂道哉。夫三代以下所無而謂盜賊有之可乎。是其意極言禮樂不可須臾離

之意耳然其人不尊信聖人而吾欲以言語喻其人豈可得乎要之聖人者不可得而及之矣故尊信其道而奉之必有是心而後可得而教之焉乃欲向不信之人而以辨言俾其信之是孟子以後之失也色厲而內荏是主色而言謂色莊而內不莊也不言心而言內故知其主色而言也仁齋乃謂色欲溫心欲剛謬哉剛誠美德然好剛而不好學其蔽也狂未聞古有心欲剛之言焉仁齋昧乎辭而造是言豈非理學之弊乎

鄉原朱子據孟子為之解引荀子証原之為愿可謂善解已何周云云蓋朱睹孟子耳德之賊也謂賊德也言賊害有德之人也蓋鄉原似有德而非有德一鄉之人皆以為善人是足以亂有德之人則亦能妨害於有德之人故云爾

道聽而塗說謂口耳之學也道塗亦喻耳馬融以為道塗之傳說亦不識言語之道矣德之棄也謂棄德言也德言者謂有德人之言也古者受諸師學而得諸已驗諸其行然後言孔子曰有德者有言古之貴德言也口耳之學雖無所得於已亦言之至於不得於已而言之則無不可言者是人聘其知辨粲然可

聽故有德之言。由此見棄也。朱子曰。雖聞善言。不爲己有。是自棄其德也。可謂失於辭已。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何晏曰。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言。可見古人解有所本已。蓋孔子時俗言。何晏時猶在楚也。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鄭玄曰。無所不至者。言其邪媚無所不爲。朱子曰。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可謂深切痛快已。靳裁之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卽孔子所謂鄙夫也。是後世之論也。左傳曰。大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及功名。觀其取管仲。可以見已。是所謂道德也。學先王之道以成德於已。亦將以用之於世。故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豈無用之謂哉。後世內聖外王之說。淪於人心腑。而後道德與功名判焉。如孔子時。亦豈無求功名之失哉。然孔子不言之者。功名之不可棄也。故靳裁之之言。亦獨善其身者之言也。其所謂道德者。亦非古所謂道德矣。學者察諸。

或是之亡也。或者有也。亡無通。或是之亡也者。無有是也。古之狂也肆。包咸曰。肆極意敢言。此解本於孔安國妄抵觸人意。今之狂也蕩。孔安國曰。蕩無所據。是亦謂世衰而禮廢也。朱子曰。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乃誤解子夏之言者。子夏豈以狂者為至哉。理學之失。名不當物者如此夫。古之矜也廉。馬融曰。有廉隅。是別於廉潔之廉。然如老子廉而不劌。古唯謂廉隅耳。稱不欲為廉。蓋後世之言耳。論語中言不欲者。即後世之廉也。矜。本矜莊之矜。美德也。未有以為狂愚之類者矣。蓋矜即捐。捐或作擐。或作矜。古

字通用耳。如鱞矜通用。蓋猾或由鱞轉用。老而無妻亦自守大過者所為也。今之矜也忿戾。孔安國曰。惡理多怒。惡理或漢時言。或有脫悞。

惡紫之奪朱也。此一句譬喻。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即告顏子放鄭聲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即告顏子遠佞人也。聖人之道。禮樂而已矣。故惡此二者焉。學者多以利口之覆邦家為變亂是非。是誠然。然所謂是非者。苟不以禮為據。將何所底止。故後儒益辨是非。而是非益不定矣。學者察諸鄭聲之亂雅樂。亦其可娛人耳者。過於雅樂。故聖人惡之放之。

予欲無言。朱子有見乎高妙也。故曰。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仁齋有見乎平實也。故曰。學者專貴言語。而不知貴實德。故夫子發此以警之。殊不知此章本爲教而發也。教者謂禮樂也。夫學者既知貴聖人。豈以言語觀孔子乎。故朱子說非矣。又若仁齋之說。則非夫子不欲言。而欲學者之無言。故夫子姑以是警之耳。且所謂實德者。苟非言以教之。則何以能知之行之而成其德乎。則學者之惑益不可解焉。孔子時語意必

不若是矣。何晏曰。言之爲益少。故欲無言。此古來相傳之說。故其言雖淺乎。反得孔子時意焉。蓋先王之教禮樂而已矣。其意以爲言之爲益少也。故以禮樂教之。及孔子時。禮樂存而人不識其義。故孔子明其義以教之。於是乎學者皆以爲義止是焉。豈知言之爲益少也。不可以廣包莫所遺也。孔子舉一隅以言之耳。及於或稍深切其言以詳悉之也。學者念益以爲義盡是焉。而不知其猶廑廑乎一端也。害生於是焉。故孔子欲無言。明禮樂之義。不可以言盡也。觀於子貢小子何述焉。則孔子爲教而發者審矣。夫禮樂

事而已矣。莫有言語。亦其尊先王如天。故引天以明其不待言而可默識之也。夫禮樂之教。至於默而識之。其義莫有窮盡也哉。噫。二先生之不知道。一低一昂。簸弄聖人之道。以至使學者莫所準則者。豈不悲哉。朱子又謂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是亦謂其相近耳。彼以已言之。故不引天。此以先王之道言之。故喻以天。孔子尊天至矣。尊先王之道至矣。豈以天自喻乎。

孺悲欲見孔子。程子引孟子不屑之教誨。爲是。不屑之教誨。孟子蓋傳孔門之義云爾。

孔子時。當革命之秋。孔子之道大行於天下。必改禮樂。宰我之智。蓋窺見其意。故有期可已矣之問。是非已欲短喪也。言若制作禮樂。則期可已矣耳。不然。三年之喪。先王之制也。當世之人。遵奉而不敢違也。況宰我之在聖門。豈無故而有此問乎。宋儒好自高而輕詆人。亾論已。仁齋先生怪其孔門高弟而有此問也。乃曰。其必在於具慶之日乎。是不得其解而爲之回護者也。夫禮者緣人情而作者也。故孔子曰。安則爲之。後儒不知道。故以爲深責宰我。可謂謬矣。宰我曰。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可

見孔子時禮樂至重耳故宰我不以它而以禮樂若後世儒者何有此言乎鑽燧改火仁齋曰今詳本文明是一年一改火而非四時各變火則不可專據周禮以解此章也是仁齋執一部論語而不信它經言教至孔子而斬新開闢而輕先王之道故作是言耳且周禮司爟氏但有變火之文而春鑽榆柳等說鄭玄不言但引鄭司農何晏亦引周書按正義鄒子周書其義為一則其為鄒衍等所剏亦未可知也且其意以為一改火者豈清明之日邪本文曰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則十二月死者三月改火輒除喪邪春夏死者九月穀升輒除喪邪本文唯言農時一周改火一周以明期可已之義耳亦昧乎辭之過也仁齋又曰稻在田曰稻刈穫曰禾去糠曰粟去殼曰米米而未舂曰糲已舂曰粱皆一物也而稻為糯粟為秫類粱為粟中一種皆後世鑿家之說非古言矣仁齋又曰夫子於父母有所怙恃乃得生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也苟能知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之意其誰有疑於三年之喪而聖人制為三年之喪者蓋取纔足以報懷抱之恩爾豈以此為足盡其報親之道

乎。夫子之言甚明白矣。禮家以為聖人特為之中制者。益臆說也。仁齋可謂不識禮。又不識中矣。夫三年之喪。以盡子之哀。聖人之心。以此為足以報懷抱之恩。則豈不过乎。然孔子所以云爾者。迺禮之所取于類為爾。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是制禮之意也。且所謂中者。謂聖人為民立極也。故漢儒解極為中。極者謂聖人立此而俾民守也。宋儒不識是義。乃取理其臆而欲睹夫無過不及意。仁齋亦爾。予故曰。不識禮。又不識中也。

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馬融曰。為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漢儒舉乎。不失古時意。如此解亦大佳。孔子可謂善識人情已。禮樂之教。亦有此意。博。局戲。如雙陸格五類。奕。圍碁也。孔子此語。必有所為而言之。今老而無世務者。或以此消日。或持念珠稱佛。必合於孔子之心。不然者。皆無所據樂。善生淫欲也。相傳丹朱愚。堯作碁教之。或以為舜教商均。予則謂豈無是事哉。其處朱均。必當如舜於象已。使有司治其國政。則為朱均者。宜無事事焉。無事事。則無所據樂。善生淫欲。故教之奕以制其心。亦或聖人之術然焉。自後世賭博盛行。而諸老先生難解之。乃謂甚言

無所用心之不可爾。以余觀之。博奕猶勝於靜坐持敬者已。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是問以上勇。答以上義。益欲其以義裁勇。故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皆謂素有勇者也。仁齋曰。義者聖人之大用也。大而死生存亡。小而進退取舍。必由是而決。故義以為上。則志有所立。而氣有所帥。此援孟子浩然以解此章。殊不知孟子言義以生勇。自與此章不同矣。且所謂義者。先王之古義也。古曰以義制事。故勇者以義制其事。則雖勇不至為

亂盜也。仁齋乃謂義與勇相似。可謂謬已。勇德也。義道也。豈可為似乎。皆昧乎古言之過也。

惡稱人之惡者。稱揚也。揚言之也。君子豈絕口不言人之惡乎。至於揚言之以播於衆。則惡之。朱子曰。無仁厚之意。仁齋曰。薄也。皆不識稱字之義。居下流。再見子張篇。彼謂身為通逃藪。辟諸衆流所歸焉。此亦謂身為衆惡人所歸會者。大氐訕上者。冀有以規箴挽回上意也。若其身既為衆惡所歸湊者。是衆所賤也。雖有所謗訕。亦不足以規箴挽回上意。徒以扇動民怨。以生禍亂耳。故不言下位而言下流耳。世人不

解。徒以為居下而訕上。非矣。夫下民怨咨。情之常也。聖人豈惡之乎。稱揚人之惡。居下流而訕上。皆可以增薄俗害政治。故聖人惡之。勇而無禮者。果敢而窒者。皆必至為亂。故聖人亦惡之。窒。馬融曰。窒窒塞也。邢昺以為窒塞善道。然此與無禮一類。止當言其人未必言其事。從馬融可也。徵。孔安國曰。徵抄也。抄人之意以為己有。朱子曰。徵伺察也。然遍檢字書。無此義。徵儌同。儌幸亦抄取之義耳。蓋徵訓伺察。乃朱子以其意為解者。後世之見也。孔子時猶以政治為道。故善出謀慮為知。後世則以學問為道。故無所不知為知。故訓伺察。非古義也。訓抄為得古意。徵以為知。謂抄取人之嘉謀善慮。以為己知者也。仁齋先生曰。夫子之所惡。是惡人自不知其不善者。其意乎也。其惡易知。而無意於惡之者也。子貢之所惡。是惡人自以為善。而其意甚不善者。其情似刻矣。其惡難察。而有意於惡之者也。唯夫子之言。猶天地之易簡而易知易從。豈不大哉。仁齋此言。眞理學者流之言哉。大氏世所謂道學先生。岸其幘呻吟。以求程子所謂意味氣象者。如此言。豈不鑿乎。殊不知子貢所惡。惡似是而非者。亦與孔子惡鄉原鄭聲利口同焉。但孔子

所惡惡害政敗俗者所關係者大焉是仁也子貢所惡惡亂德者所關係者小焉是知也知勇直皆美德徵不孫訐以亂之然比諸孔子所惡者無害政敗俗之事此孔子子貢所以殊已仁齋不知而為之解可醜之甚且自不知其不善者是無意為不善聖人豈惡之乎

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小人細民也女子以形事人者也細民以力事人者也皆其志不在義故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殷有三仁何晏曰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朱子曰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啻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仁齋曰三子皆忠君憂國不為身嫌故皆謂之仁又曰仁實德也故至誠而不偽至正而不偏皆自慈愛惻怛之心而發三仁當去而去當為奴而為奴當死而死皆出於至誠惻怛之心而有痛哭流涕之意但去則似於怠君為奴則似於辱身故夫子原其心而總斷之曰殷有三仁蓋為微子箕子暴白其精誠也猶孟子所謂禹稷顏回同道之意愚按三子之行其詳不可得而聞焉在孔子時必有傳其蹟之詳者故孔子知其為

仁而斷之云爾後世朱子仁齋之徒皆各以已所見以定所謂仁者而推言三子之心必合諸已所見者以解孔子為仁之意焉是以其說皆雖可聽吾未知其果合孔子稱仁之意乎否也朱子所謂至誠惻怛仁齋所謂至誠而不僞至正而不偏此皆吾所謂各以已所見者也幸三子之行其詳不可得而聞焉則朱子仁齋之說人不能斷其非是也然律諸管仲而其說窮矣故知何晏之說優於二家也且如仁齋之說止可謂之忠耳大氏道學者流率皆以知道自任競言古聖賢心中之微典籍所不載者豈可不謂之

鑿乎今且據仁字之義參以論語之文比干之死必在微子去箕子為奴之後也其所諫必在用微子箕子之言而先是微子箕子亦必告紂以保宗社安天下之事耳夫有安天下之心而又有安天下之功謂之仁管仲是也有安天下之心而無安天下之功不得謂之仁有安天下之功而無安天下之心莫有此事焉如三子者有安天下之心而無安天下之功雖無安天下之功然使紂從其言則亦足以安天下故謂之仁今之可言者止於是焉

柳下惠孔子未嘗以仁稱之其在論語以逸民見稱

曰言中倫。行中慮。此知者事也。孟子以不恭目之。亦知者事也。仁齋味其言。以為非仁人不能言矣。是但以其氣象優游不迫而已。可謂不知仁而強為知之者也。且古所謂知者。其知必於仁。是以肖於仁。

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古來以為景公言。而仁齋乃謂孔子言。下文有孔子行。則曰之為景公曰。豈不然乎。眛乎辭而好奇。祇貽人笑耳。

齊人歸女樂。仁齋先生曰。按史記世家。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行。今據孟子。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而無齊人歸女樂三日不朝等事。竊疑歸女樂與不致膰本非一時之事。史遷合二事以係定公十四年下者非也。莊周書亦言孔子再逐於魯。益可証矣。此說亦可備一說。

孔子欲見楚王。蓋聖人之過也。接輿過而歌其辭若譏而實所以喻孔子也。明門人錄之見聖人之多助也。後世詩學不傳。遂以為實譏孔子。夫比孔子以鳳。豈譏之者乎。孔子欲與之言。朱註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其意以為孔子欲使接輿知出處之道邪。古之人各行其意。孔子不能強之。漆雕開何況接輿乎。以為

孔子欲暴已之意邪天下之人豈可人人而慰乎可謂謬已孔子之欲與之言亦知其為佯狂而欲與之言也接輿之趨而辟遂其狂態也所以遂狂態者不欲使人覺其為佯狂也接輿必是姓名或云姓陸名通接孔子之輿而歌之旨深哉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言天下人君莫有可與有為者而欲輔何人以變易天下也以不必訓與訓與亦同義辟人之人本指人君可見天下皆是亦指人君也學者多言天下之人皆無道者非孔子時語意矣耰而不輟升庵曰賈逵曰古曰耰今曰勞勞郎到切說文耰摩田器諺云耕而不勞不如作暴此說與舊說不同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亦指人君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亦謂若使天下人君皆有道則丘何必欲輔之變易風俗哉朱註盡之矣仁齋乃曰桀溺欲變易天下聖人不欲變易天下又曰天下有道猶曰人之有道也言天下自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婦吾以斯人而治斯人而已何用變易為可謂昧乎辭已凡諸書天下有道邦有道無道皆以人君言之而所謂道皆先王之道且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聖人何嘗不欲變易也仁齋之言一如未嘗讀書者何

其曰天下自有道者本諸中庸道不遠人而中庸亦指先王之道而言吁好奇之失一至于斯歟按祭邕石經孔丘與下無曰是也三字耨下無而子路下無行夫子作孔子憮作撫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朱註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失之蓋言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者皆為夫子子也子路曰鄭玄曰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朱註因之而又曰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竊疑孔子使子路述其意何必然也福本似是按祭邕石經植作置古字通用耳

虞仲朱註以為太伯弟仲齋先生以泰伯死仲雍繼立又生於伯夷之前而疑其稱逸民列諸叔齊之下為是朱張或謂荀卿所謂子弓非矣荀卿以孔子子弓並稱而為聖人則為仲弓也非朱張也言中倫行中慮蓋其言行暗合聖人之倫慮也倫字見詩正月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樂記曰樂者通倫理者也又曰論倫無患樂之情也又曰樂行而倫清是必古言未審何謂朱子乃曰倫義理之次第也如此解書豈有不可解

者乎。可謂胡說已。竊意如不相奪倫。是樂有倫。蓋絲以絲終始。竹以竹終始。匏以匏終始。歌以歌終始。各有條理而不紊。是倫也。如人有五倫。蓋父子有父子之道。君臣有君臣之道。夫婦有夫婦之道。不可得而同。是所謂倫也。道不可一槩論矣。有通於一切者。又有不通於一切者。如可則仕。不可則去。是君子之大義。通於天下者也。如柳下惠之言。乃非君子之大義焉。然先王之道。亦有若是者焉。辟諸小德之川流。豈是之謂邪。又曰。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亦未足以稱柳下惠少連矣。蓋慮者。委曲以行。不以直

遂也。古聖人之行。亦必有時乎有之。如孔子之於陽貨。是也。柳下惠不直義以行。乃委曲以合乎道者。亦暗合於古聖人之慮也。其斯而已矣。言自此之外。別無可稱者也。孟子以柳下惠爲聖人。其過可知已。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其言莫有可取者矣。但其所以隱居者。在潔其身。是合於古聖人之道。故曰身中清。孟子曰。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可見潔身者亦古聖人之一德也。唯潔身而已矣。言行皆無可觀。故不曰行而曰身。然其所以廢絕若是者。亦合於聖人之權。故曰廢中權。我

則異於是者此時孔子隱居不仕故引諸逸民而明其所以異也無可無不可者朱註引孟子非也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孟子以孔子對伯夷伊尹一出一隱言之言其不拘一端也而其所謂可字以義之可否言之豈可以解此章乎又如聖之時者也亦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皆非此章之意矣此章之意伯夷已下七人皆道不可行而隱矣孔子則異於此焉道大德宏故在孔子則無道不可行之世也故孔子之仕非必以道可行也其隱亦非必不可行也晨門曰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孔子曰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凡此不可皆以道不可行言之與此章可不可同義學者察諸按蔡邕石經其斯而已矣作其所已乎則已以同言惠以之也

亞飯三飯四飯升庵引白虎通而謂王有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殊不知亞飯之亞如亞獻之亞每食皆有亞飯三飯四飯而升庵以四食配四飯可謂謬矣

特牲饋食禮曰尸三飯告飽者三合為九故鄭玄謂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賈疏謂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則士之祭有亞飯三飯而

大夫以上當有四飯今有亞飯而無初飯則知初飯不須侑也亞飯三飯四飯爲祭奏樂侑尸食之官者審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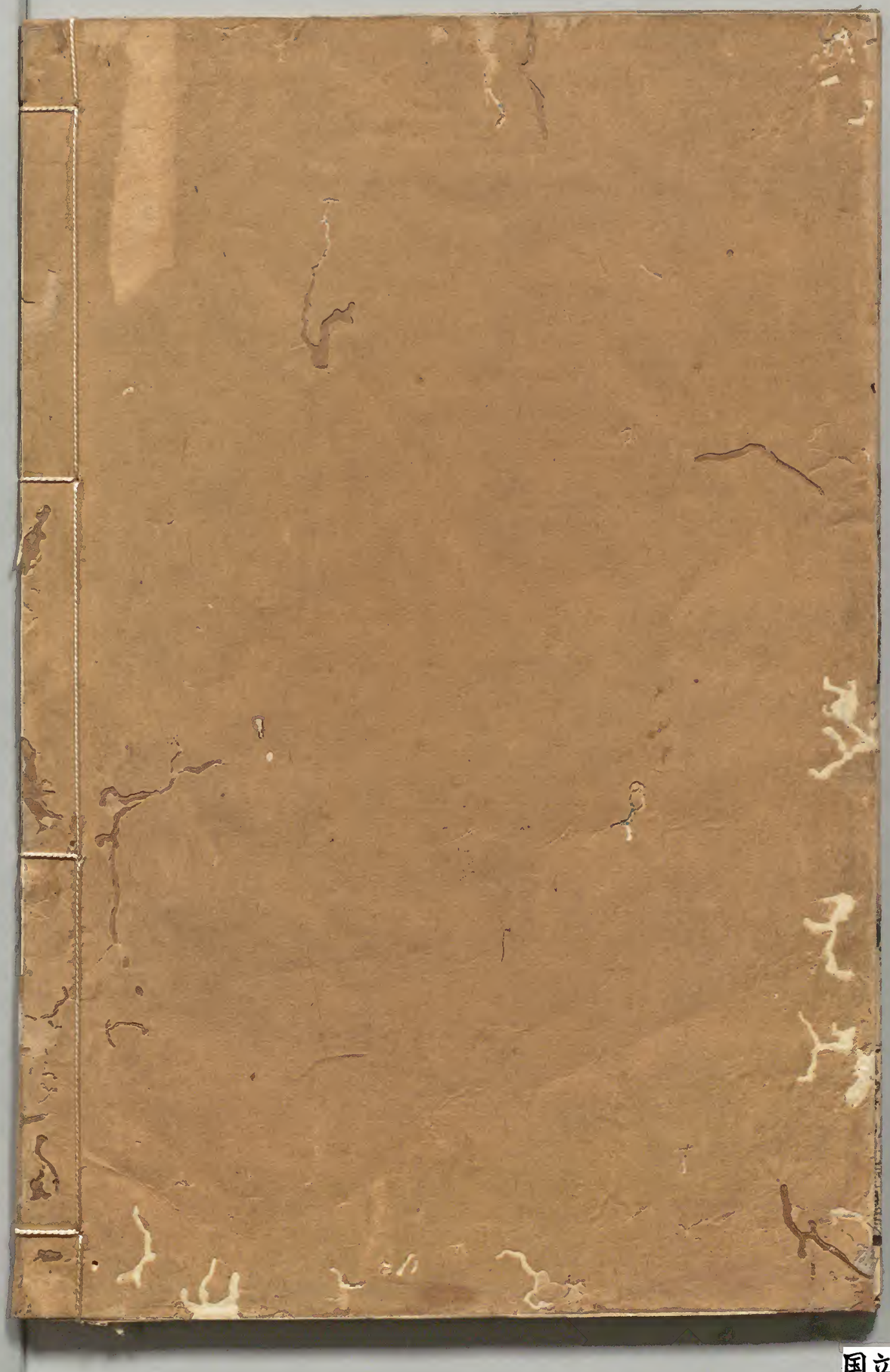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孔安國曰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未穩韓愈筆解施當作弛朱註曰陸氏本作弛福本同今且從之祇其解曰弛遺棄也非矣韓愈曰不弛慢爲是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孔安國曰以用也

周有八士包咸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爲顯仕故記之爾邢昺曰鄭玄以爲成王時劉向馬融以爲宣王時

時升庵引汲冢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疑南宮忽即仲忽南宮百達即伯達也尚書有南宮括疑即伯适也則八士皆南宮氏也以爲成王時人近之張橫渠曰記善人之多也是或然矣益與殷有三仁同辭然是於論語無干意者古人偶得古人一二言欲記之乃記諸論語篇末空處如此篇周公以下及邦君之妻章色斯舉矣章是也後人尊其師傳故併傳之耳四乳生八子亦以伯伯仲仲叔叔季季相並云爾然世亦有是事豈足怪乎且今俗惡雙生必殺其一原諸

人情雖古亦然觀於此則其風少弭邪君子之所以
貴博物也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